
清代常州才女结社唱和研究

陈雅娟¹

明清之际，文人结社风气甚浓。受此风气影响，清代士女亦纷纷走出闺阁，结社聚会，联吟唱和。而作为清代学术文化繁盛地的常州，才女结社唱和更成为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如张琦孙辈的“棣华馆诗课社”、钱孟钿的“浣青诗社”、左锡嘉的“浣花诗社”，还有虽没有诗社名但实际上有诗社唱和活动的，张琦妻女的联吟唱和等。

一、结社唱和情况概述

（一）家族内的唱和

常州词派创始人之一的张琦文学成就虽然比不上兄长张惠言，但妻女在他的影响下，都在文学艺术上有所建树，他们经常互为文友，相互酬唱。时人竞相赞誉：“圣世文治之隆，积为一门风雅，述作之盛，至于此极。呜呼！岂第一家一州之私美而已哉！”“诸姊妹酬和之作，莫不精邃渊雅，擅汉魏作者之长，叹以为不可及。”张琦在《丁亥中秋节对月》一诗小序中曾记述：

余自少南北奔驰，中秋多在客中。今者夫妇儿女团乐看月，二十余年所未有。饮酒乐甚，赋诗纪之，并命儿女辈同作。

张绪英《澹菊轩诗》四卷、词一卷中大部分内容是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唱和之作，“骨肉间唱和酬答之作尤诚挚婉切”。张琦外孙女王采蘋在《题仲远舅氏师比屋联吟图》中描绘了一门联吟的盛况：“忆昔兰陵比屋时，棣华荆树喜骈枝。百篇斗酒青莲兴，一卷忧时杜老诗。班左才华亦殊绝，玉台各擅生花笔。联吟镇日掩柴扉，身外浮云忘得失。”

钱孟钿（1739-1806）在嫁给崔龙见后，依旧继续在京城和父母住在一起。杨钟义《雪桥诗话》（雪桥诗话续集卷五）中提到钱孟钿刚结婚后的一段生活：“既就婚，文敏留，不遣去。此五人者相得甚欢，或斗险韵，策旧事为笑乐。庭有老桑近百余年物。绿阴荫蔚一亩，视其景移屋角，则文敏退朝。竟就质疑及举所得请甲乙以为常”。由此可见，孟钿与丈夫和亲友日日唱和，交流切磋诗艺，诗艺得到了更多提高。

而孟钿跟随丈夫寓居颍阳官邸时，孟钿的叔父维乔、外兄管世铭、侄子钱借以及儿子崔景仪等相会于此，他们一面伤感于家族的门庭衰落（此时孟钿父亲已去世），一面不忘饮酒作诗，表达相互间的关怀和自我的情感。这一时期大家的作品汇集成一卷，曰《鸣秋合籥》。这是一个典型的聚会唱和之作，有共同的吟咏对象，所表达的情感也大致类似，多表现对历史的思考和漂泊在外的游子之思。形式有联句、题画诗、分拈韵府、仿咏物体等。如《西溪清影图》是孟钿自绘的一幅图，以杭州西溪为背景，众人围绕这幅图组诗，《题西溪清影图》共有七古三首、填词一首、七律一首、七绝一首、五律一首，共同题画唱和表现出了钱氏家族一门风雅、互相赏识的家族内动力，而且是以孟钿的画做创作主体，表明了家族内男性成员对孟钿才华的高度认可与赏识。

（二）家族外的唱和

孟钿婚后住京城父亲的府邸，隔壁是毕沅府邸。毕沅，即毕秋帆，字湘衡，号秋帆，自号灵岩山人，江苏镇洋（今太仓）人。乾隆二十五年状元，官至湖广总督，著有《灵岩山人诗集》等，史料上载其人求贤若渴，爱才如命，同时具有较为先进开放的思想，鼓励女教，倡导女学。因父亲的关系，孟钿结识了毕沅一家，并与毕家姊妹关系甚密，交游频繁。《积雨新霁绚云阁

¹作者单位：江苏理工学院教育学院

玩月同素溪姊眉士妹分韵得多字》是孟钿与毕氏姊妹一同在毕沅府上游玩、赏月时唱和所作。毕沅亦有《积雨新霁绚云阁示浣青素溪》，由此可知当时的钱孟钿与毕沅一家交游唱和的一个场景。另外《随园诗话》还记载了钱孟钿在毕秋帆席上听琴。“夫人通音律，常在秋帆中丞座上，听客鼓琴，曰：‘角声多，宫声少，且多杀伐之音。何也？’问客，果从塞外军中来。”这表明了两家关系之密切，想必经常一起游玩唱和。在毕氏家族中，孟钿与毕素溪（即毕汾，毕沅妹）的相交最深。孟钿的诗集中有十一首与毕素溪相关的诗歌。这些诗歌中不仅有两个人同在一起唱和的诗，还有两个人分别后相互寄怀的诗。

又如绪英因丈夫关系居住京城时期结识了杭州名媛沈善宝。两人一见如故，“孟堤弱不胜衣，而议论今古之事，持义凛然，颇有烈士之风，与余尤为肺腑之交。”这是湘佩对孟堤的评价，也是对她们友谊的肯定。因为相同的“烈士之风”，两人有了心心相印的闺阁佳话：

癸卯七月既望，月明如水，爽气宜人，银河亘天，萤虫满砌。因忆数月未晤孟堤，不知近况何以，口占一绝云：“渺渺云罗瑟瑟波，水晶帘卷近秋河（成句）。昨宵风雨今宵月，料得吟窗秀句多”，诗成，未暇录寄，次日，孟堤忽惠书并示《月夜见怀·虞美人》二阙云：“井梧摇落新凉夜（中略）。忆君听彻漏声长，怅触屋梁落月影微茫”。余读之，不觉骇异，何心心相印以至于此，亦觉我两人之交情非同恒泛炙，即和二阙云……

张縉英和沈善宝二人还携手完成了一个名垂青史的千古佳话，即二人合写《念奴娇》的事与词：

壬寅（1842年）荷花生日，余过淡菊轩，时孟堤初病起，因论夷务未平，养痍成患，相对扼腕，出其近作《念奴娇》半阙云“后半未成”，属余足之，余即续就。

此词在当时就广为传诵，此后也一直好评如潮。“一词由两人合作，且内容是巾帼蛾眉同仇敌忾、以御外侮的。这在千年词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诗歌”。她们就这样以同声相应成就了彼此的永恒。

缙英除与湘佩交好外，还结交了不少其他京城闺媛。她们经常游园聚会、吟诗唱和。其中与潘素心除了是文友，更是惺惺相惜的闺中密友，两人唱和作品中流露出的互逞巧思或彼此问候之情，透出纸外。缙英病时，潘曾作七律一首，嘱咐她保重身体，放宽心胸：

珍重吟诗病里人，莫因腰瘦转伤神。休教咏物还成癖，却羨燃鬢不厌频。《傀儡》妆成身外梦，《葫芦》参透个中因（注：原注试读近作《葫芦》诗及见和《傀儡》诗）。簪花疑我前缘在，那得烟霞共寄身。（注：原注时令妹婉夫人暨包梦仪夫人均以法书见赠）

在绪英的作品中，还保留她与许淑人、费静仪、韩婉卿等人酬答、送别的记录。这些唱和之作，让读者能从侧面看到她与京城闺媛交游的状况。

二、常州女性唱和的原因

（一）结社

相对于清代男性文人结社的热衷，女性文人的结社风气并不盛。但已经有一些有自己文学意识的女性作家开始结社，她们通过诗社活动出入一些公共场合，游赏风景，借助诗社加强与亲友间情谊的交流，她们以群体的方式从事文学创作、生活经验的分享、情感与心灵的交流，这使得女性走出个人的生活空间，有意识地展现自己，它具有了传播的象征意义。清代最著名的结社有诸如蕉园诗社、清溪吟社等，常州女性作家亦开始有意识地借助诗社活动沟通亲友间的联系。

钱维乔的《官斋设浣青诗社合祀太白少陵酌之以诗》，也提到了成立浣青诗社的事。多年以后，孟钿丈夫崔龙见在钱维乔《竹初诗钞》（跋十六）中深情地回忆了在浙中的这一段时光：

惟追忆甲申乙酉间，从事先外舅文敏公学使幕中，内子浣青亦归宁在署。每见公与先生，酒阑灯池，抵掌论文，踔厉风发。余与内子或从旁质问、商榷。习以为常。

浣青诗社的主要成员是孟钿家族中人，他们的诗歌取向直承李杜，以浣花青莲为宗，意气潇洒又兼沉郁顿挫。当时并没有单独成集，而是分散在各人的集子中，无外乎分韵唱和、联句接龙等，表达的多是亲友团聚、湖光山色、饮酒作诗等欢乐时光。

其夫崔龙见首先赋诗，孟钿用同韵和诗，用词豪放，气势磅礴，立意深刻，而令当时集会作诗诸男性诗人，拜读之下深为佩服。可见，孟钿在与男性诗人的交游唱和中，所现的诗歌水平并不亚于其夫和其他男诗友。也可以说，正是有了如上所述的诗社交游活动，钱孟钿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诗歌特色，并在其交游圈中确立了一个女诗人在文学社会活动中的地位。

又如，锡嘉在丈夫去世后定居四川时，为了给儿女一个好的教育环境，让他们的文学涵养能够有更好的发展，于是她选择在诗人杜甫故居——浣花草堂附近定居。而锡嘉一家徜徉在浣花溪畔自然山水的优美环境下，于是号召家人、知己好友等才女们，集结文学性质的女子诗社，并将诗社托名于“杜甫”命名为“浣花诗社”。

诗社中的成员多半为女性，她们作诗的对象以自然山水风光为主，分享浣溪风月及四川的波光云影。此外，她们透过聚会、出游、吟咏唱和等交流方式，让社员们在心灵及情感上都能够得到快乐与慰藉，以维系诗社成员之间的情谊。从诗作中也反映出以锡嘉一家为首的闺秀诗人们，藉由赋诗结社的活动，提供给才女们发表、交流文采的平台，并为这些才女的漫长人生增添色彩。“由于成员的单纯，使得一个诗社即成为一个自得其乐的团体。”从浣花诗社的文学活动来看，这些闺秀们的社交面已经扩大，社交方式也极为活泼，有组社宴游、互相作诗酬赠唱和等，她们的生活空间已不仅于庭帷内而已。

（二）出版

在清以前，很多女作家对自己的作品都不够重视，不会刻意保存，有些甚至临终前故意销毁。清代有很多男性文人欣赏女性的才华，支持女子从诗，编辑才女的作品，比如袁枚编有《随园女弟子诗选》、王士禄汇集古今闺秀的作品，编成二百三十卷的《然脂集》、陈维崧集明清之际的妇女诗作及轶事编为《妇人集》、沈德潜在选《国朝诗别裁集》时收入一些著名的女作家的作品等等。而世家大族更是重视女性创作，这些男性，或为父亲，或为丈夫，或为儿子，或为兄弟，或为其他家人，不忍心其作品的流失，有的是作为怀念的寄托，为女性作家整理刊刻。

采薇去世时年仅二十四岁，孙星衍悲愤万分，把自己的住所取名长离阁，绘遗像悬之，终日焚香对坐，誓不再娶，并为其刻集，作品名为《长离阁集》，收入《平津馆丛书》，属孔广森、洪亮吉等当时名流为之序，自撰《行状》，并请文学大家袁枚为之撰《墓志铭》。这些都进一步扩大了王采薇创作的影响，她在当代或后世文人的诗作、题跋中被不断提及和经典化。如仅在张縉英的《澹菊轩诗初稿》一书的题跋中，王采薇作为典范就出现了两次。

（三）辑录

入清之后，江南才媛如恒河星沙，不可计数，辑录闺秀之作甚而评点诸作之书亦多刊行，总集有作珠《国朝闺秀正始续集》、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徐乃昌《小檀栾室汇刻百家闺秀词》、《闺秀词钞》、汪启淑《撷芳集》等。常州才女作珠和张縉英根据不同的选录标准辑录了有清一代女性诗人的诗作。

恽珠有感于自己的“诗作不足传，即传亦小矣”，因而萌生出刊刻闺秀诗集的想法。《国朝闺秀正始集》是作珠全家总动员

的结晶。恽珠早年曾经收集过一些闺中传作，但凤毛麟角，于是收集诗歌的重任就落到了长子麟庆的身上。麟庆是嘉庆年间进士，官终河道总督，历宦皖、豫、黔、鄂，其奉母命“访求闺中佳作，采辑十五载，得诗三千余首，于乙丑钞呈”。此时距作珠动意的年代已经十五年了。在言不出阙的年代，麟庆能搜集到如此多的诗歌，一方面可见其搜罗的不遗余力，一方面是和麟庆的地位分不开的，而更重要的是清代闺秀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学意识。面对这三千多首诗作，样珠汰繁取精，以其独特的女性眼光，高扬“正始”大旗，为后世留存了珍贵的遗产。她督促众女校字，并亲自为此集撰写跋语，具体校字由其孙女完成：伊兰保校卷四、卷七、卷九、卷十、卷十三、卷十六、卷十九；金粟保校卷五、卷八、卷十一、卷十四、卷十七、卷二十；妙莲保校卷六、卷十二、卷十五、卷十八、附录、补遗。从麟庆呈诗到《正始集》刊刻完稿历时两年，恽珠殚精竭虑，既有史家之心，亦有诗家之意。《正始集》的完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清代闺阁文学网络。

（四）通讯

随着清代经济的发展，邮递通讯和船运交通逐渐发达起来，清代女性文人可以较为方便地到达一个地方，亦可以通过信件和远方的亲人取得联系，这些在之前几乎都是不可想象的事。

孟钿可以比较容易地跟随丈夫宦游陕西，她的叔父、兄弟及其他亲友亦能同去探视她。孟缠可以从北京顺利地前往其弟的官邸武昌，恽珠儿子可以较为方便地收集闺秀作品，锡嘉能够扶柩携孤返回华阳，这些都和当时发达的船运和陆运有关。

而这一时期的邮递系统借助私人集资，有相当广的覆盖，提供普邮与快递、信件及包裹寄送和现金汇款等方式，而且所有递送都可在指定的天数内完成。孟缙与弟弟、妹妹及其他亲友的许多唱和之作，都是通过信件完成的。孟钿宦游陕西期间和亲友之间的酬唱之作亦是通过信件完成的。

清代通讯邮递发展的问题，更应被理解为文化上的变化。有清一代，很多有识之士深深感到：女性才华应该得到培养，女性应发展家庭以外的友谊，女性作品亦应该得到保留。因而即使不允许女性有更多的抛头露面的机会，亦可以通过信件的方式加强女性与女性之间，或者女性与异性之间的交流，这给隔离状态下的闺秀以更宽广的交游范围，从而形成了一个更大范围的文学唱和网络。